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西晉文紀卷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初喬齡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錄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西晉文紀卷二十

明 梅鼎祚 編

西晉 二十

孫和

薦范曄表

曄陳留人任魏為太宰中郎景帝輔政稱疾不出泰始中同郡孫和表薦

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興致京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

王琨

薦范喬

喬祭之子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

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與安貧樂道

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

之清彥

並晉書

馮收

薦王接書

渤海劉原為河東太守以旌才為務同郡馮收試經為郎七十餘薦接於原

即加禮命接不受

夫驂騑不總轡則非造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則非隋侯

之掌伏惟明府苞黃中之德耀重離之明求賢與能小
無遺錯是以鄙老思獻所知竊見處士王接歧嶷雋異
十三而孤居喪盡禮學過目而知義觸類而長斯玉鉉
之妙味經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啓竊樂春英之
及時

潘滔

字陽仲滎陽人有文學才
辨永嘉末為河南尹遇害

遺王接書

接補都官從事永寧初舉秀才滔遺接
書接報之是歲惠帝復祚天下秀才一

皆不試接
以為恨

執虞卞玄仁並謂足下應和鼎味可無以應秀才
行

王接

字祖游河東猗氏人補征虜
將軍司馬轉臨汾公相國

報友人潘滔書

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鞞筆禍敗日
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
覺悟耳

加賞嵇紹議

蕩陰之役侍中嵇紹為亂兵所
害按時為征虜將軍司馬議朝

廷從
之

夫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謀人之國國危則亡之古之道也蕩陰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紹守職以遇不道可謂臣矣又可稱痛矣今山東方欲大舉宜明高節以號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之義加紹致命之賞則遐邇向風莫敢不肅矣

並晉書

丘衆

表

世祖武皇帝擢臣負薪之中授臣著作佐郎典治天下
文義術數乃撰諸志也

石瑞
紀

王沉

字彥伯高平人仕郡文學掾元康中終于里閭

釋時論

沉少有俊才出於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為時豪所抑為郡文學掾不得志作釋時論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
自洹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
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
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

然曰胡為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黻，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夫子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竒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

道以暢摠是則袞龍出於緼褐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
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
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羣后逸
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
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為老成賤有常辱貴有
常榮肉食繼踵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名位者以
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嚼

為雅量瓌慧者以淺利為鎗鎗晦胎者以無檢為弘曠
儻垢者以守意為堅貞嘲哮者以龕發為高亮韞蝨者
以色厚為篤誠菴婁者以博約為通濟眊然者以難入
為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噤閃者得清勃之聲嗒嗒
怯畏於謙讓闌茸勇敢於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
之嘉名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
恒寬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
齟齬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教蔑道素懾吁權門

心以利傾智以勢懣姻黨相扇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
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
買職童僕闕其車乘闕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於靖室
疏賓徙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為鄙極高會曲宴惟
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
素志陵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闕津難渡欲騁韓盧
時無狡免衆塗圯塞投足何錯於是冰子釋然乃悟曰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
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承明誨服我初
素彈琴詠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族
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聃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郤尸晉宋華
咎深投局正幅寶獲我心

晉書 時隆一作時
逢必急 一作以急

魯勝

字叔時代郡人為建康令
知世將亂去官徵舉不就

注墨辨敘

勝著述遭亂遺失惟
注墨辨存其叙曰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辨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辨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議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辨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辨是有不是可無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辨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

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
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
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
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
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為刑名二篇略解
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此也

上正天論表

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
日月星辰按日月裁徑百里無千

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
考論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稱疾不仕

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
驗甘卽刑戮以彰虛妄之罪

竝晉書

魯褒

字元道南陽人好學不仕

錢神論

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貪鄙乃隱姓名著錢神論以刺之

有司空公子富貴不齒盛服而遊京邑駐駕乎市里顧
見綦毋先生斑白而徒行公子曰嘻子年已長矣徒行
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欲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學
矣學禮乎曰學矣學易乎曰學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

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禮不云乎男贄玉帛禽鳥女贄榛栗棗脩易不云乎隨時之義大矣哉吾視子所以觀子所由豈隨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未也先生曰吾將以清淡為筐篚以機神為幣帛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拊髀大笑曰固哉子之云也既不知古又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時易世變古今異俗富者榮貴貧者賤辱而子尚質而子守實無異於遺劍刻船膠柱調瑟貧不離於身名

譽不出乎家室固其宜也昔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教民
農桑以幣帛為本上智先覺變通之乃掘銅山俯視仰
觀鑄而為錢故使內方象地外圓象天錢之為體有乾
有坤內則其方外則其圓其積如山其流如川動靜有
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象壽不匱象道
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則貧弱
得之則富強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
之口錢多者處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

為臣僕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
哿矣富人哀哉憊獨豈是之謂乎錢之為言泉也百姓
日用其源不匱無遠不往無深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
肄厭聞清談對之睡寐見我家兒莫不驚視錢之所祐
吉無不利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於空版漢
祖克之於贏二文君解衣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蓋而
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况有寶贏二
雖少以致親密由是論之可謂神物無位而尊無勢而

熱排朱門入紫閣錢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錢之
所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諍辯訟非錢不勝孤
弱幽滯非錢不拔怨仇嫌恨非錢不解令問笑談非錢
不發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
帶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
不計優劣不論年紀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
可閤使豈虛也哉又曰有錢可使鬼而況於人乎子夏
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富貴在錢何以

明之錢能轉禍為福因敗為成危者得安死者得生性命長短相祿貴賤皆在乎錢天何與焉天有所短錢有所長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錢不如天達窮開塞振貧濟乏天不如錢若臧武仲之智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成人矣今之成人者何必然唯孔方而已夫錢窮者能使通達富者能使溫暖貧者能使勇悍故曰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賞則士不往諺曰官無中人不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無足而欲行無翼而欲翔

使才如顏子容如子張空手掉臂何所希望不如蚤歸
廣修農商舟車上下役使孔方凡百君子同塵和尙上

交下接名譽益彰

晉書云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諺云
錢無耳可使鬼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欲翔一作欲行 按魯褒之論晉書及藝文御覽文選
補遺竝載未全今摠為一太平御覽取路中行人至豈
虛也哉作成公綏錢神論已已作能已抱我
作說分御覽又載綦母氏錢神論略附後

綦母氏錢神論略

黃銅中方叩頭對曰僕自西方庚辛分土諸國處處皆
有長沙越雋僕之所守黃金為父白銀為母鉛為長男

錫為少婦伊我初生周末時也景王君世大鑄茲也貪
人見我如病得醫饑饗大牢未之喻也

應亨

南中郎長史初學記亨讓著作表自司隸校尉奉至亨五葉隋經籍志晉應亨集二卷唐

經籍志晉應亨集二卷尺牘列魏附應璩後非

與州將牋

誨命欲求佳別駕自頃諸府大開搜延路廣海罔遺蚌
山無逸璞歸數日卧思得一人陳國有表琇字惠瑛者
才識可以經於治亂棲跼可以勸厲後進亨所服聞而

未嘗接顏交言也又宗令文蚤有名輩相與通家門素

所具抑亦其次

袁瑋懷帝時為吳興太守盜殺見郭璞傳

又

書鈔載此未全

夫公正治化之本德教之基公則無私正則無邪無邪無私而患政教不行未之有也昔叔向論叔魚之罪石碯討石厚之亂祁奚稱解狐之賢臧紇思孟孫之愛春秋嘉之敦崇世教經乎百王厝乎盛衰其義不傾公正之德弘矣重矣明君之所以總天下賢臣之所以奉君

上士庶之所以繫仰德化之所以美盛公正也可不勉

哉

茲太平御覽

讓著作表

自司隸校尉奉至臣五世著作不絕鄉族以為美談崔
駟三世相繼其後無聞若乃談遷接武彪固踵蹟向歆
著美亦各一世之良也

應亨集

應翊像讚序

御覽作漢應亨誤

王莽居攝以病告歸後赤眉賊攻其所居城糧盡以私

穀數十萬斛賑城中于時粟斛錢數萬民莫不稱其仁

虞溥

字允源高平昌邑人終鄱陽內史

移告屬縣

溥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至者七百餘人乃作誥以

之訓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

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脩今四海
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
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

文學誥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脩典訓
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
學者不好也及至期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間所不
聞日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

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
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
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
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
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
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
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
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嫻庠序之訓比及三年

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
敬而歎之於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舍
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賸究竒使揚班韜筆仲
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
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
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
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耶

晉書

耿滕

密上流民表

永康元年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遷成都內史中山耿勝為益

州初廞陰懷異計厚郵流民恃為劫盜勝數密表

流民剛戇而蜀人懦弱客主不能相饒宜移還其本土

不者與東三郡隘地觀其情態漸不可長將移秦雍之

禍於梁益矣

又言倉庫虛竭無以應鋒鏑之急必益聖朝西顧之慮

華陽國志

羅尚

字敬之一名仲襄陽人終西戎校尉

貽衙博書

尚為益州刺史李特及弟流驥等起蜀殺刺史趙廞又攻尚於成都詔以

博為督護討特方遣叅軍蒙紹誘特降尚貽博書博不從為特所破

昔年得李流牋降心款款由時威帖得還為寇聞委誠於下吏而流驥七八千人來寇日至姦凶之態詭譎不

測不可不重以持之也

華陽國志

蜀人詣東海王言羅尚

尚貪而不斷付任失所遂至大敗蜀人不

堪其徵求數萬人連名詣太傅東海王言之

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直富擬魯衛家

成市廛貪如虎狼無復已極

襄陽耆舊記 晉書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

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當是謠類

李猛

詔鐵官令毛詵中郎李叡書

猛朱提大姓為太中大夫有材幹弟

為功曹分當察舉而建寧太守杜俊朱提太守雍約受都尉雷逢賂舉逢子不禮猛奪詵等部曲太安元年秋詵叡遂逐俊以叛猛賂之書亦逐約應之校尉李毅討斬詵首叡走依違耶丘蔡夷帥于陵承猛賤降毅誘殺之

昔曾侯不道季氏出之天之愛民君師所治知足下追踵古人見賢思齊足下箕帚枉慙吾郡

降李毅賤

生長夷方不達禮教徒與李雄和光合勢雖不能營師
五丈略地渭濱冀北斷袞斜東據永安退考靈符晉德
長久誠非狂夫所能干輒表革面歸臯有司

孫辯

江陽人永昌郡從事

請復寧州奏

初衛瓘疏罷寧州南夷不相鎮慰太安元年辯奏詔復置焉進李毅

為寧州

刺史

南中形勝七郡斗絕晉弱夷疆加其土人屈塞應復寧
州以相鎮慰

李毅

字允剛廣漢郫人歷南夷校尉寧州刺史

陳謝疏

李嚴之奔遑耶也夷師于陵承詣毅請恕嚴毅殺之南夷遂叛圍寧州毅病篤

不能戰上疏

陳謝會毅薨

臣不能式遏寇虐疾與事遇使虜遊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憂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為戮

並華陽國志

毛孟

陳求寧州刺史

惠帝末西南夷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

經年永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
史不見省孟固陳以王遜為寧州刺史

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
哭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

晉書

索靖

字幼安燉煌人歷始平內史累遷
游擊將軍與河間王顥戰被傷卒

草書狀

靖為尚書郎與尚書令衛瓘俱
以善草書知名時謂一臺二妙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倉頡既生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
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茲生損之隸草以崇簡易百官

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鉤漂若驚鸞
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螻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
形歛奮鬣而桓桓及其逸遊盼響乍正乍邪騏驎暴怒
逼其轡海水宏隆揚其波芝草蒲陶還相繼棠棣融融
載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
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
廉芒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猗靡中持疑而猶豫玄螭狡
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

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
若倣儻而不羣或若自檢於常度於是多才之英篤藝
之彥役心精微眈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離析八
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大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案
騁辭放手雨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斑斑而成
章信竒妙之煥爛體磔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
度運其指使伯英迴其腕著絕勢於紉素垂百世之殊

觀

晉書

王一作

生茲御

覽作滋

繼作結

踞作距

月儀帖

靖與尚書令衛瓘俱以草書名武帝愛之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及靖

正月具書君白大族布氣景風微發順變綏寧無恙幸甚隔限遐塗莫因良話引領託懷情過採葛企佇難將故及表問信李蔗俱蒙告音君白

原本多一蔗字

君白四表清通俊又濯景山無由皓之隱朝有二八之寄斯誠明珠耀光之高會鸞皇翻翥之良秋也吾子懷英偉之才而遇清升之祀想已天飛奮翼紫闥使親者有邇賴也君白

二月具書君白夾鍾應氣融風扇物遙願高宇使時讚
宜山川悠遠限以成隔自我不見俛仰數年看塗馳思
言存所親裁及告懷悵焉不具君白

君白王路熙和皇化洋溢博採英偶以恢時佐輦無叩
角之怨門有縉紳之盛斯乃潛龍逢九五之運寶玉值
卞氏之明已委蓬室之陋以妥金紫之榮使親賴有拂
寇之慶也君白

三月具書君白姑洗育物罄無不宜延想吾子隨運是

金步...
卷二十
康機度推疏不面踰紀分逼哀塗烏咽良展馳心投情
庶能感應具書脩問罔然不具君白

君白洪化遐布率土咸寧秉卞莊之勇者闕武而精道
抱管鮑之才者彈冠而待顛怪以高邁之姿而懷迷時
之志逮明明之來緬不識之響機運稍移人生若寄願
速就濯耀于雲漢也君白

七月具書君白夷則布氣暑運西流遙想足下動靜順
宜川塗悠遠乖我談宴心存明視精爽馳想登高長佇

洩以隕之不勝勞覲裁及書問君白

君白與子少舊契濶在昔情類好合如彼琴瑟所圖離
別歷載十餘年往者天地之悠長人生之險絕悼言多
感悵然傷懷唯足下寶德育素以熙萬福敘此故舊君
白

八月具書君白南呂應化中秋告涼敬想令問福履多
宜山川緬邈信理希寡談面既濶音問又疎傾首延懷
無日不勞想篤分好不孤其懃亦見信憶舊裁因數字

行人彭彭俱數相聞君白

君白世清道治聖化光蒞詢于博採唯賢是務足下以
神龍之變應景風之求足陟天閣而德聞四海允被具
瞻副此羣望竊從草澤慷慨增願君白

九月具書君白無射改卦廣莫布氣氣度涼和宜時順
節路乖人隔邈若天踰翹首延思遠莫致之君子篤好
想齊往分不勝佇企饑渴之懷故書表問不能暢情君
白

君白昔忝同門泣闕君子子以逸羣之才當策三千之
首登堂入室所道之奧雖明響殊品每亦希顏憂以乖
隔孤陋遐外曠道離友益以牆面無因之積以書所敬

君白

十月具書君白應鍾導運嚴霜稍隆時變物移感候增
懷馳心繫想言存所親山川路限不能翻飛登彼崇丘
逍遙長望延佇莫及思積情疲不勝鬱陶眷然之感裁

復白書不悉君白

原本心下
有放字

君白往春執手刻會來秋迎期待面慙然遲想正以逸
驥之迹騁于雲漢之路龍驤天府忘此友信飛沉壹殊
何緣言嫵厚為時節寶愛光儀君白

十一月具書君白黃鍾吐氣凝寒零降浥塞重喪和
氣養神休宜幸甚歲月飛馳逝不我待濶自別濶始忽
然踰載望塗延思精誠所感無物不應果闕來況德音
彌滿躬翫良翰悟怵愛慰增慨不勝抱眷裁因白答言
不具盡君白

君白昔誓秋歸而奄經年載匪我愆期時違書信

闕

之隆況旨沓密螢以逸諭明以馳鷺親愛分齊

闕

寧

足下復遠

闕

發禮耶停卒不具君白

十二月具書君白大呂

闕

度末寒慄烈明德宜時慶想

無恙分隔踰年良會乖違感詠蕭艾言存宿好翹翹延
領不勝思積裁及白書不能具悉君白

君白不圖一別便成永隔瞻彼修路從此乖限情經運
候思興感物發言存信漢以流墜足下

闕

巖度同此懷

信更知問君白

董道廣川書跋云晉人評書以索靖比王逸少而歐陽詢至卧碑下近世惟淳

化官帖中有靖書其後購書四方得月儀十一章今入續帖中然於前書亦異李嗣真曰靖有月儀三章觀其趣尚大為道竦今月儀不止三章或謂昔人離析然書無斷裂殆唐人臨寫者

劉弘

字和季沛國相人征北將軍靖少子任寧朔將軍封宣城公歷荊州刺史拜侍中開府進號車

騎將軍

上誅張奕表

太安中弘為荊州刺史討張昌昌圍宛敗前將軍趙驥軍弘退屯梁

先是范陽王旭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至奕舉兵距弘弘斬奕上表惠帝詔答之

臣以凡才謬荷國恩作司方州奉辭伐罪不能奮揚雷

霆折衝萬里軍退於宛分受顯戮猥蒙含宥被遣之職
即進達所鎮而范陽王虓先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荆
州臣至不受節度擅舉兵距臣今張昌姦黨初平昌未
梟擒益梁流人蕭條猥集無賴之徒易相扇動颶風駭
蕩則滄海橫波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比須表上慮失事
機輒遣軍討奕即梟其首奕雖貪亂欲為荼毒由臣劣
弱不勝其任令奕肆心以勞資斧敢引覆餗之刑甘受
專輒之罪

惠帝詔報

將軍文武兼資前委方夏宛城不守咎由趙驤將軍所遣諸軍剋滅羣寇張奕貪禍距違詔命將軍致討傳首闕庭雖有不請之嫌古人有專之之義其恢宏奧略鎮綏南海以副推轂之望焉

請補選荆部守宰表

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之弘乃敘功銓德

甚為論者所稱

被中詔勅臣隨資品選補諸缺吏夫慶賞刑威非臣所

專且知人則哲聖帝所難非臣闇蔽所能斟酌然萬事
有機毫釐宜慎謹奉詔書差所應用蓋崇化莫若貴德
則所以濟屯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也頃者多難淳朴
彌凋臣輒以徵士伍朝補零陵太守庶以懲波蕩之弊
養退讓之操臣以不武前退於宛長史陶侃叅軍蒯恒
牙門皮初戮力致討蕩滅奸凶侃恒各以始終軍事初
為都戰帥忠勇冠軍漢沔清肅實初等之勲也司馬法
賞不踰時欲人知為善之速福也若不超報無以勸詢

功之士慰熊羆之志臣以初補襄陽太守侃為府行司馬使典論功事恒為山都令詔惟令臣以散補空缺然汴鄉令虞潭忠誠烈正首唱義舉善以教不能者勸臣輒特轉潭補醴陵令南郡廉吏仇勃母老疾困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隕命尚書令史郭貞張昌以為尚書郎欲訪以朝議遁逃不出昌質其妻子避之彌遠勃孝篤著於臨危貞忠厲於強暴雖各四品皆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輒以勃為歸鄉令貞為信陵

令皆功行相參循名拔實列行狀公文具上

上惠帝論劉喬表

喬字仲彥南陽人惠帝西幸長安喬時為豫州刺史迎駕

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距之弘與喬牋越將討喬又與越書又表言宜詔越等各保分局河間王顓方距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及越迎駕還洛陽復表喬為太傅軍諮祭酒本傳表在與越書後以類從前

范陽王虓欲代豫州刺史喬喬舉兵逐虓司空東海王越以喬不從命討之臣以為喬忝受殊恩顯居州司自欲立功於時以徇國難無他罪闕而范陽代之代之為

非然喬亦不得以虺之非專威輒討誠應顯戮以懲不
恪然自頃兵戈喪亂猜禍鋒生恐疑隙構於羣王災難
延於宗子權柄隆於朝廷逆順效於成敗今夕為忠明
旦為逆偏其反而互為戎首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
如今者也臣竊悲之痛心疾首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
華有杼軸之困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自相
楚剝為害轉深積毀銷骨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
獸交鬪自效於下莊者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

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
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若誠濯
之必無灼爛之患永有泰山之固矣

與劉喬賤

適承范陽欲代明使君明使君受命本朝列居方伯當
官而行同獎王室橫見遷代誠為不允然古人有言牽
牛以蹊人之田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亦重矣明使君
不忍亮直狷介之忿甘為戎首竊以為過何者至人之

道用行舍藏跨下之辱猶宜俯就況於換代之嫌纖介之釁哉范陽國屬使君庶姓周之宗盟疎不問親曲直既均責有所在廉藺區區戰國之將猶能升降以利社稷況命世之士哉今天下紛紜主上播越正是忠臣義士同心戮力之時弘實閣劣過蒙國恩願與使君共戴盟主鴈行下風埽除凶寇救蒼生之倒懸反北辰於太極此功未立不宜乖離備蒙顧遇情隆於常披露丹誠不敢不盡春秋之時諸侯相伐復為和親者多矣願明

使君迴既往之恨追不二之蹤解連環之結脩如初之
好范陽亦將悔前之失思崇後信矣

又與東海王越書

適聞以吾州將擅舉兵逐范陽當討之誠明同異懲禍
亂之宜然吾竊謂不可何者今北辰遷居元首移幸羣
后抗義以謀王室吾州將荷國重恩列位方伯亦伐鼓
即戎戮力致命之秋也而范陽代之吾州將不從由代
之不允但矯枉過正更以為罪耳昔齊桓赦射鉤之讐

而相管仲晉文忘斬祛之怨而親勃鞞方之于今當何
有哉且君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今奸臣弄權朝廷困
逼此四海之所危懼宜釋私嫌共存公義含垢匿瑕忍
所難忍以大逆為先奉迎為急不可思小怨忘大德也
苟崇忠恕共明分局連旗推鋒各致臣節吾州將必輸
寫肝膽以報所蒙實不足計一朝之謬發赫然之怒使
韓盧東郭相困而為豺狼之擒也吾雖庶姓負乘過分
實願足下率齊內外以康王室竊恥同濟自為蠹害貪

獻所懷惟足下圖之

並晉書

荊州下教

朝以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之壻也弘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

勲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每有興廢手書守相丁寧款容人皆感悅歲日得劉公一紙書

賢于十部從事

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為任
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為
政哉

又教

舊制岷方二山澤中不聽百姓捕魚

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今公私并兼百姓無復厝
手地當何謂邪速改此法又酒室中云齊中酒聽事酒
猥酒同用麴米而優劣三品投醪當與三軍同其薄厚
自今不得分別

魏晉書

又教

太康以來天下無虞遂共尚無為談莊老少有說事外
記論公務內但共談笑今節同舟而載安可不人人致

力耶

太平御覽

又教

錄事巫衛忠清厲節衣食不充賜單複衣各一具恒令
厨食給其家穀三百斛諸吏宜見賢思齊

又教

弘乃謫罰主者遂給
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吾昨鼓四中起聞西城上兵歎聲甚深即呼省之年過
六十羸病無襦而督將差以持時持時備不虞耳此既
無所防捍又老病羸凍不加隱恤必致死亡督將豈可

乃爾耶

竝太平
御覽

又教

將士寒窮者皆本部為之人給一韋袍

又教

錄事叅軍務舉善彈非令史亦各隨職事脩習也

竝北堂書

鈔

胡濟

尚書郎

薦伍朝表

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太守劉弘薦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遜例濟奏可

朝不就

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蘊匱以終身故令敦寢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良才丘園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賁子

家食近代所崇事可行也宜聽光顯以獎風尚

虞般佑高

士傳良才晉書作
奇才無賁于三句

改葬前母服議

今禮無其章不復特為之法故取繼母服准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為前母改葬宜從

衆子之制杜氏通典

苟晞字道將河内山陽人歷青州刺史大都督封東平郡公為石勒所殺

移諸征鎮州郡時領青州刺史受懷帝詔委統青徐六州大舉討賊

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堙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

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衛猥
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剋今日二日當
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暉陳午等
救懷諸軍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
整為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
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為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
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
王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

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
不武首啟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
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

上討東海王越表

懷帝永嘉四年密
詔晞討越晞表

殿中校尉李初至奉被手詔肝心若裂東海王越得以
宗臣遂執朝政委任邪佞寵樹奸黨至使前長史潘滔
從事中郎畢邈主簿郭象等操弄天權刑賞由己尚書
何綏中書令繆播太僕繆盾黃門侍郎應紹皆是聖詔

親所抽拔而滔等妄構陷以重戮帶甲臨宮誅討后弟
翦除宿衛私樹國人崇獎魏植招誘逋亡覆喪州郡王
塗圯隔方貢垂絕宗廟闕蒸嘗之饗聖上有約食之匱
鎮東將軍周馥豫州刺史馮嵩前北中郎將裴憲並以
天朝空曠權臣專制事難之興慮在旦夕各率士馬奉
迎皇輿思隆王室以盡臣禮而滔邈等劫越出關矯立
行臺逼徙公卿擅為詔令縱兵寇抄茹食居人交尸塞
路暴骨盈野遂令方鎮失職城邑蕭條淮豫之萌陷離

塗炭臣雖憤懣守局東嶼自奉明詔三軍奮厲卷甲長
驅次于倉垣即日承司空博陵公浚書稱殿中中郎劉
權齋詔勅浚與臣共剋大舉輒遣前鋒征虜將軍王讚
徑至項城使越稽首歸政斬送滔等伏願陛下寬宥宗
臣聽越還國其餘逼迫宜蒙曠蕩輒寫詔宣示征鎮顯
明義舉遣揚烈將軍閻弘步騎五千鎮衛宗廟

復上懷帝表

懷帝復詔晞討越晞復上
表越下檄討晞會越薨

奉被手詔委臣征討喻以桓文紙練兼備伏讀跪歎五

情惶怛自頃宰臣專制委杖佞邪內擅朝威外殘兆庶
矯詔專征遂圖不軌縱兵寇掠陵踐宮寺前司隸校尉
劉暉御史中丞溫畿右將軍杜育並見攻劫廣平武安
公主先帝遺體咸被逼辱逆節虐亂莫此之甚輒祇奉
前詔部分諸軍遣王讚率陳午等將兵詣項龔行天罰

並晉
書

周馥

字祖宣浚從父弟歷
鎮東將軍封永寧伯

上懷帝請遷都書

馥都督揚州建策迎天子遷
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

思司馬殷識上書為淮南
太守裴頌所襲敗奔死

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
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
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
蕭條峭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為
愈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山四帶有重險之
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
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

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
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
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揚各先運四年米租十
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匹以供大駕令王浚苟晞共平
河朔臣等戮力以啟南路遷都弭寇其計並得皇輿來
巡臣宜轉據江州以恢王略知無不為古人所務敢竭
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

晉書

閻丘沖

字賓卿高平人歷太傅長史光祿勳遭亂為賊所害

懷帝服楊悼后議

后母養懷帝遇難帝尚幼及即位后當祖載羣公議帝應

追服或以庶母慈母小功五月或以慈母服如母服齋衰沖議從之

楊后母養聖上益以曲情今以恩禮追崇不配世祖廟王者無慈養之服謂宜祖載之日可三朝素服發哀而

已
晉書

劉陶

告廬江郡

杜夷字行齊廬江潯人以儒學稱被徵不就適于壽陽及歸舊居道遇兵

寇刺史劉陶告郡營卹

後渡江為國子祭酒

昔魏文侯軾干木之間齊相曹叅尊崇蓋公皆所以優
賢表德敦勵末俗徵士杜君德懋行絜高尚其志頃流
離道路聞其頓躓刺史忝任不能崇飾有道而使高操
之士有此艱屯今遣吏宣慰郡可遣一吏縣五吏恒營
卹之常以市租供給家人糧廩勿令闕乏

晉書

賈彪

鵬賦序

余覽張茂先鵠賦以其質微處褻而偏於受害愚以

為未若大鵬棲形遐遠自育之全也此固禍福之機聊

賦之云

藝文類聚

呂會

任僑產子奏

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自曾以上臍

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人皆哂之

按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也不

勝喜踊謹畫圖以上 宋書

楊泓

拂舞序

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
察其詞旨乃是吳人忠孫皓虐政思屬晉也 晉書

寡婦淑

原失
姓

答兄弟書

二寡婦者淑也昂也淑喪夫守
寡兄弟將嫁之誓而不許為書

蓋聞君子導人以德矯俗以禮是以烈士有不移之志

貞女無迴二之行淑雖婦人竊慕殺身成義死而後已
夙遘禍罰喪其所天男弱未冠女幼未笄是以僂俛求
生將欲長育二子上奉祖宗之嗣下繼祖禰之禮然後
覲于黃泉永無慙色仁兄德弟既不能厲高節於弱志
發明明於闇昧許我他人逼我干上乃命官人訟之簡
書夫智者不可惑以事仁者不可脅以死晏嬰不以白
刃臨頸改正直之辭梁寡不以毀形之痛忘執節之義
高山景行豈不思齊計兄弟備託學門不能匡我以道

博我以文雖曰既學吾謂之未也

杜預女記

杜有道妻嚴氏

字憲京兆人十八而發誓不改節

與從姪預書

預為秦州刺史被誣徵還嚴氏與預書戒之預後果為儀同三司

諺云忍辱至三公卿今可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坐

衛瓘女

赤牘作衛夫人鑠王云按張懷瓘書斷廷尉展女弟恒之從妹恒瓘子鑠係瓘從女

本傳止稱瓘女與國臣書不言衛夫人恐楊誤耳衛夫人自有書見後

與國臣書

瓘進太保歸第賈后忌其方直又遂諗瓘與汝南王亮欲為伊霍事故帝

手詔楚王瑋免瓘等官收瓘與子若孫九人同被害及瑋伏誅瓘女與國臣書於是前太

係主簿劉繇等上言乃追封蘭陵
郡公諡曰成而族誅害確一門者

先公名諡未顯無異凡人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
失其咎安在悲憤感慨故以示意

無名氏

有司奏改泰始歷

泰始元年
奏可

王者祖氣而奉其事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
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歷為

泰始歷 宋書

有司郊配奏

秦始皇二年二月郊宣皇帝十一月有司奏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

古者郊丘不異宜并圓方二丘更修壇兆二至合祀

羣公正朔服色奏

秦始皇二年九月奏可

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為弘

宋書

有司廟物奏

泰始四年

先帝廟存舊物麻繩為細拂以明儉約

晉要事

有司南宮王冠奏

泰始六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奏議從之

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義又漢魏

遣使冠諸王非古典

有司議王公入朝奏

泰始中奏詔可

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為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臨時有故則明年來朝明年朝後更滿三

歲乃朝不得依恒數朝禮皆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
歲各遣卿奏聘

有司婚禮奏

太康八年一作尚書朱整議

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
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

璋其羊鴈酒米玄纁之禮並如故

杜氏通典

有司侯國耕籍奏

武帝末奏不行

古諸侯耕籍百畝躬執耒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

今諸侯臨國宜依之

晉書禮志

廷尉為男感女重生奏

武帝世河間有男女相悅許配男從軍父母以

女別適女憂死男還悲痛遂發塚開棺即活因負還其夫爭之廷尉奏

精誠之至感於天地故死而更生
在常禮之外非禮之

所處刑之所裁斷以還開塚者

王琰冥祥記引搜神記

人上天變書

太康十年崇賢殿諸處火時有上書楊玘由是求退

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竝在大位故天變

屢見竊為陛下憂之

汲冢周書序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

凡七十五篇武帝詔荀勗撰次以為中經列在祕書著作郎東皙得觀竹書隨疑分撰皆有義證然無所為周書也按漢藝文志有逸周書七十一篇以此校之止缺四篇宋李燾云此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至發冢復出耳非始出于汲冢也鼎按此序有似史漢末篇序傳蓋後人所為今以由晉出姑附晉

昔在文王商紂並立困于虐政將弘道以弼無道作度
訓殷人作教民不知極將明道極以移其俗作命訓紂
作淫亂民散無性冒常文王意和化服之作常訓上失

其道民散無紀西伯修仁明恥示教作文酌上失其道
民失其業

缺

凶年作糴匡文王立西距昆夷北備獫

狁謀武以昭威懷作武稱武以禁暴文以綏德大聖允

兼作允文武有七德文王作大武大明武小明武三篇

穆王遭大荒謀救患分菑

缺

大匡

此有
脫簡

作九開文王唯庶邦之多難論典以匡謬作劉法文

王卿士諗發教禁戒作文開維美公命于文王修身觀

天以謀商難用保開文王訓乎武王以繁害之戒作八
繁文王在鄴命周公謀商難作鄴保文啟謀乎後嗣以脩
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文王有疾告武王以民之多
變作文儆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文王既沒
武王嗣位告周公禁五戒作柔武武王忌商周公勤天
下於大小開武二篇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為寶作寶典
商謀啟平周周人將興師以承之作鄴謀武王將起師
伐商寤有商儆作寤儆周將伐商順天革命申諭武義

以訓乎民作武順武穆二篇武王將行大事乎商郊乃

明德

缺

衆作和寤武寤二篇武王率六州之兵車三百

五十乘以滅殷作剋殷武王作剋商建三監以救其民

為之訓範

此有脫簡

武王既釋箕子囚俾民辟寧

之以王作箕子武王秉天下論德施

缺

而

缺

位以官作

考德武王命商王之諸侯綏定厥邦申義告之作商誓

武王平商維定保天室規擬伊洛作度邑武王有疾

此有

簡脫

命周公輔小子告以正要

作五權武王既歿成王元年周公忌商之孽訓敬人作
成開周公既誅三監乃述武王之志建都伊洛作洛
周公會羣臣于閔門以輔主之格言作皇門周公陳武
王之言以贊已言戒乎成王作大戒周公正三統之義
作周月辯二十四氣之應以明天時作時訓周公制十
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周公肇制文王之謚義以垂于
後作謚法周公將致政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作明堂成

王既即政因嘗麥以語羣臣而求助作嘗麥周公為大
師告成王以五徵則作本典成王訪周公以民事周公
陳六徵以觀察之作官人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
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
因祭祖不豫詢其守位作祭公穆王思保位惟難恐貽
世羞欲自警悟作史記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
攸尊王政作職方為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
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晉侯尚力侵我王略叔向聞儲

幼而果賢缺復王位作太子晉王者德以飾躬用為所

佩夏多罪湯將放之徵前事以戒後王也作殷祝民非

后罔又后非民罔與為邦慎政在微作周祝武以靖亂
非直不剋作武紀積習生常不可不慎作銓法車服制
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於乎大備

晉千金渠石人東脅下文

洛陽記千金竭舊偃
穀水魏時更修開渠

五所謂之五龍渠竭東立一石人勒竭腹上
晉初大水暴注又廣功焉石人東勒下文云

泰始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大水并瀑出常流上三文蕩

壞二場五龍泄水南注瀉下加歲久漱齧每滂即壞歷載消棄大功今故為今遏更於西開泄名曰伐龍渠地形正平誠得為泄至理千金不與水勢激爭無緣當壞由其卑下水得輸上漱齧故也今增高千金於舊一丈四尺五龍自然必歷世無患若五龍歲久復壞可轉於西更開二場二渠合用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九十八功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起作功重人少到八年四月二十日畢

石人西脅下文

後魏太和中修復千金
塢按石人西脅下有文

若溝渠久疏深引水者當於河南城北石磧西更開渠
北出使首孤立故溝東下因故易就磧堅便

魏建城鄉侯劉靖碑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
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際以度形勢嘉武
安之通渠美秦民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軍士千人
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開車箱渠

其遏表云高梁河水者出自并州黃河之別源時長岸
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為主遏高一丈東西長三十
丈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
丈山川暴戾則乘遏東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地入灌田
歲二千頃凡所封地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
以民食轉廣陸發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
頃刻地四千三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
百三十頃水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

潞縣凡所潤舍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濟
原隰底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為濤門灑漉
池以為甘澤施加於當時敷被于後世晉元康四年君
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弘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
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
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乘北岸七十餘丈上渠
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略
命司馬闕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

修立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丈興復載利通塞之
宜准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
至緦負而受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
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業之
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
十月十一日刊石立表以紀勲烈并記遏制度永為後
式焉

九山廟碑

九顯靈君者太華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
南據嵩嶽北帶洛澁晉元康二年九月太歲庚午帝遣
殿中中郎將關內侯樊廣緄氏令王與傅演奉宣詔命
興六廟殿焉

百蟲將軍顯靈碑

將軍姓伊氏諱益字墮數帝高陽之第二子伯益者也
晉元康五年七月七日順人吳義等建立堂廟永康元
年二月二十日刻石立頌

永康今刻水經作永
平誤永平在元康前

晉太公碑 金石錄云

太公望者此縣人大晉受命四海一統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盜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

前八十六歲

武帝時汲人不準得竹簡小篆古書在秦坑前安有小篆乎

晉護羌校尉彭祈碑 金石錄

君諱祈字子玄隴西襄武人也其先出自顓頊有陸絳之裔子大彭實主夏盟則其後也又云歷郡右職州別駕從事于時庸蜀未殄侵擾王路洮西之戰因敗運奇

元帥獲安剋厭彊虜列上功狀除舍人還參本軍事除涼州護軍河右未清戎寇鼎沸謀謀神略簡在帝心遷西郡太守至官未久復臨酒泉遠夷望風襁負歸命白山丁令率服賓貢敦煌令狐豐距違王度淵泉之陣兵不血刃母老弟亡辭職去官聖上仁慈聽君所求轉略陽太守近家祿養遂懼大艱侍喪還家服紀終始有詔以軍州始分河右未清豺狼肆虐授君節蓋除護羌校尉統攝涼州上前後軍功應封七侯勞謙退讓陰德不

伐年未知命以太康十年三月癸酉薨天子愍悼遣使
者監護喪事策曰君秉心公亮所莅有方不幸殞歿朕
甚痛惜故孝廉參護羌軍事酒泉馬朔改吏部郎中綦
母番主簿郭曉良吏夏侯俊等追思洪烈感想吁嗟乃
刊石勒銘焉

伊闕右石壁銘

永康五年河南府尹循大禹之軌部督郵辛曜新城令

王琨部監作掾董倚李褒斬岸開石平通伊闕

並水經注

荀邈碑

邈除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武帝下詔褒美秦始三年卒吏人為之樹碑其序

曰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樂之如時雨

荀氏

家傳

張蒼梧碑

張憑之祖

君諱鎮字義遠吳國吳人忠恕竟明簡正貞粹太安中除蒼梧太守討王含有功封興道縣侯

陸邁碑

邁字功高吳郡人器識清敏風檢澄峻累遷振威太守

尚書吏部郎

竝世說注

終南山大石文

陳總遷殿中侍御史詔遣詣終南山請雨總先除小石祠惟存

大石一所而祈之上文曰

峩峩大石佐岳通理含滋吐潤惠我四海

王隱晉書

蘇韶

鬼

授從弟節書

韶字孝先安平人仕至中牟令卒伯父承為南中郎軍司第九子節

在車上晝日韶自外入乘馬著黑介幘黃練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曰吾欲改葬將為書

節授筆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為節作其
字像胡書也即喚節為書 鼎案傳咸理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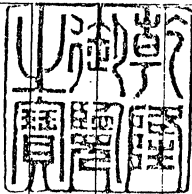
舍表有常山太守

蘇韶此云中牟令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
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
眎邙山樂哉乎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
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
懷未果前去十月便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

自足矣

王隱
晉書



西晉文紀卷二十